



红山区书协送春联活动，我是其中的一员。连日早出晚归，走乡镇，到社区，看百姓喜气洋洋的接过一个个红福字，书法家的笔墨也如泉水一样流畅，无形中我倏然想到，春节就要到了。我对春节将至反映如此迟钝，是岁月把过年的氛围冲淡，风干了一些传统的年味，人们更关注的是新常态下春节的步伐，可我却偏偏习惯于怀旧，记忆中的春节和浓浓的年味总也挥之不去。

说起过年，一些童真童趣又在记忆深层翻卷出来。小时候社区叫街道，街道的大院里有一个“向阳院”，是专门为孩子们设计的，孩子们在这块向阳宝地上玩耍，这里有小小的图书角，还有唱歌跳舞的长空，校外辅导员领着我们排练节目，逢年过节带着我们去一些单位慰问，年三十的时候就挨家挨户的拜年演出，我们这些小演员们排练都很卖力气，弯腰的，劈叉的，打侧翻的，还有连空翻的，没有一个是示弱。还把草原英雄小姐妹排练成节目，那骑马动作更为逼真，两只手前后错开就像手持缰绳，半曲着腿，脚尖跟着节拍点跳，那马奔腾的样子，简直是像极了。

大年三十这天，家家户户都吃上一顿一年最丰盛的大餐，推杯换盏迎接新年。吃完饭“向阳院”的小演员开始行动了，我穿上那身新做的红色细条绒衣裤，涂上胭脂，妈妈给我在小辫子上系两个红色的蝴蝶结，还有的小姐妹在辫梢上缠着很长一段红毛线，再用大红纸染一下樱唇。等到掌灯的时候，各自拎着亲手糊制的灯笼挨家挨户拜年演出。灯笼是用红水彩笔画的，还有用红剪纸粘贴的，根本找不到雷同。我的灯笼爸爸给做的，是用薄铁皮折成小型三角铁，然后用腻子把玻璃镶在上面，再用红漆把框油成红色，里面有一个小烛台，上面点燃一根红蜡烛。小伙伴们都羡慕我，有一个嗨极了“超豪华”的灯笼。

那时候每户大院的屋门上方有一个门灯，门两侧挂着正菱形灯笼，灯笼图案大多是两条红鲤鱼，把整个院子照的通亮，红色的挂钱在门檐飘着，那红红的春联贴在两侧，年的气氛用红色烹调着，像是迎接着我们小演员，每进一户人家，先鞠躬拜年。演出即将开始，我前去报幕，那时候家里没有电视，都是听着广播，看着小人书度

过童年时光。平时很不认真听广播，印象中似乎听过报幕员说：“下一个节目‘女生二龙唱’，”今天轮到我报幕了，清脆的说：“春节慰问演出现在开始，第一个节目‘女生二龙唱’”。大人们听了笑的前仰后合，我自以为演出成功博来的掌声与笑声。后来才知道是“女生二重唱”，又觉得自己很可笑，模仿能力超级滑稽，其实根本不懂卖弄的我，却成为过年时大人们的开心果，演出结束后，每个人的兜里都塞满赏赐的糖果。

回到家里，尽管房间里电灯明亮，可妈妈还是习惯在柜子上点一根红蜡烛，照在我的红衣服上，简直是红云降落。妈妈说，红色代表喜气，把女儿打扮的像一个红色小公主。看着妈妈在包饺子，一直喜欢玩面团的我，洗洗小手，抢着要帮妈妈包饺子，开始妈妈没制止，后来妈妈说：不用你包了，演出挺累的，别把红衣裳弄脏，歇一会吧。我趴在炕边上，双手托着下巴，仔细端详自己包的饺子，个个的像饿瘪肚子的懒鱼，歪躺在盖帘上，再看看妈妈包的饺子圆圆的像元宝一样端坐在那里，稳稳的，丝毫不动，我看着妈妈熟练

的动作，就像一支独特的手指舞，手型和饺子一样美。年夜饺子要到半夜才吃，我困的直打瞌睡，妈妈就给我们讲“年”的故事，传说“年”是个怪兽，时常祸害人间，但“年”最怕红色，于是人们就挂红灯笼，贴红对联，穿红衣服。听得我津津乐道，这时妈妈开始煮饺子，哥哥出去放鞭炮，噼噼啪啪的爆竹放出红红的火光。

过年过年，忙作一团，小时候刚进腊月门，妈妈就开始忙碌，而今我也到了妈妈当年的年龄，却不是那样忙碌，社会进步冲淡了许多传统的东 西，记忆中的年味儿渐渐与我远去，春节似乎重装系统。一次在商场写对联，一位退休的老警察自己出词叫我给写，可他说不贴，“是要保存起来。”接着他又说，“过几天我们全家要到南方去过年”。哦，人们过年的观念也在变，不在拘泥于传统。离开商场时，马路两边已挂满红灯笼。时代在变，不变的是乡愁，尤其难忘的是昔日的春节红。



偶尔落树上一粒鸟鸣
一直在枝头上发芽
偶尔发芽的一棵麦种
成了时光绵延的根
阡陌粗糙的掌纹
——自先祖开始
就攥紧了泥土的骨肉
在荒蛮中寻找生机……

当青苗在古播篮里破土
便随一片“唏嘘”声饮泣而笑
路上有了清晰的脚印
目光望向天边的紫云
面对疑难不再皱眉
风雨中只淬炼一种颜色
一场构思，没有背信
只有天时、地利、耕耘

麦田，惟妙成胎盘
秉承了大地的母体，抽穗时
麦棵上那种心跳，足够驾驭
一场大风，无数芒刺充当了矛
簇拥着指向天空炸响的雷
逼退无数次寒冷与恐惧
麦子成熟的颜色，就此
揉进先祖的皮肤里

一棵棵饱满的麦粒
以草木旺盛的精神
一代代衍生着阳刚与柔韧
千万棵麦子素履蹒跚
指引我们深远与辽阔
宛如悬着的太阳
牵引着天地，生息
于五千年泥土里行走至今

把英姿丢上马背
疾驰而来
捡起草地上的豪爽
抛在空中
和着烈马的嘶鸣
把风揣进怀里

松开缰绳
踏浪而去
套马杆挥舞出的色彩
泼墨成草原雄壮的写意画
铺展开
装帧进
大自然的画框



喜上眉头
牛运冲天
摄影 赵国君

我知道露水比我起得早，如果没风，它夜半就悄悄爬上草稍了。但开始的时候它只是星星点点，如人额头上细密的汗珠。后来经过湿漉漉空气的浸润，这些“汗珠”开始膨胀，就相互粘连了，就形成了一个整体，愈发胖了起来，压弯了草叶；而草叶呢，又不安心它们轻易离去，就伸出无数双小手拉拽着——夜愈深，露就愈重。这时候，女人手中的电筒晃在上面，白茫茫，竟然有了前面是“河”的惶惑。因为女人在急急地走动，“河”的样子也在不停地变化。无疑，裤腿早湿了，即使是这炎热的夏季也感觉到沁骨。况且，总有那么几天女人是很怕凉的。但女人却近得毫不犹豫。

是，女人这个时候就起来了。女人要趟过前面这片青草坪。是三个女人。三个女人在三个家，但她们能同一个时间爬出被窝。之前，她的一条胳膊或许还在睡死了的丈夫的臂弯里，但手机定的时钟小声地响了。声

小得只有她能听见——也不是她的耳朵有多好，也许她压根就没睡着，或许她压根一只耳朵就“醒”着。她就轻轻把胳膊抽出来，爬出被窝。这时她想，被窝真是个值得留恋的地方，但被窝不挣钱。嗯，也有女人在被窝里挣钱。但她想一下都不屑。她要凭双手挣钱。

三点钟总是桂云早起一小会儿，她家在村南，她出了院回手轻轻把门关上，然后就倚在门口杨树根等。有时心情好、头顶又有月亮她没准还要将身子藏到树后，等姜华和薇薇出现了，她会突然走出来吓她们一下。但这鬼把式只头一两次灵。但有月光的时候太少啦，村道的路灯过半夜早灭了，更多的时候眼前一片漆黑，桂云就有些心悸，就亮着手电等她们。也等不了三五分钟她们就来了。

白天三个女人一台戏，夜里女人都闭紧了嘴巴。因为此时的村庄像个死面团，狗不吠鸡不叫蛙不吼。她们

只是会意一下就朝村外走了，迈向深夜的夜，迈向等着她们的露珠。她们的目的地离村一公里，要走过一片草坪、三个水沟。等这段路程走完，嘉祥的番茄棚就到了。嘉祥总是在棚头等着她们，陪着嘉祥的是杆上高悬的、一盞带亮不亮的灯，那是监控。嘉祥人牛安的监控也牛，那小脑袋随着人转。去年嘉祥没有安监控，但邻村的一个棚夜里被人搞了破坏，报案后至今都没破案。这也吓坏了嘉祥，就在棚最要害的地方安装了小脑袋，以防不测。

这是初夏，在陆地番茄刚栽秧的时候，嘉祥的番茄已经熟了。这里是番茄区，收购商在邻村设点，每天早晨收新货。嘉祥就要雇人顶灯采摘了。一般的采摘时间要三四个小时。三四个小时在夜里，除了嘉祥外谁乐意干呀。再说三四个小时能挣多少钱？别的不说，就说每天趟这令人打牙巴骨的露水——嘉祥在村里找

帮工可是费了一番周折的。按说这样活男人也能干，但男人才不干，而且没有一个男人支持自己的女人干。还是桂云挑的头，她说苦是人吃、累是人受的，别人睡觉的时候咱就挣钱了，为啥不干！其实桂云家的日子并不窘迫，姜华、微微就跟着说，我们也干。用不着豪言壮语，说干就干就是了。

干起来才知道，摘番茄也是很辛苦的。要用剪刀剪。采摘第一门时要把屁股高高撅起，五门六门又够不着了。桂云、姜华都个子矮，要跳着脚地够。嘉祥也真是能耐，番茄秧长的小树似的。

天亮了，头灯没电了，女人的活也结束了。嘉祥给每个女人的微信里发了30元红包，一脸疲惫的女人就回一个开心的笑。往回走的时候才感觉到累，两腿如灌了铅。

但两脚一蹶到露，她们立刻又凉得精神了。是，太阳还没出来，草坪的露水还明晃晃。

风，猎猎地吹
仿佛听到了前世的蹄音
一只天狼在狂奔……
响箭穿透时空八千里

落下狼毒花的名字
“英雄本色，为爱而生”
这句霸气的花语也是祖训
于野性中寻找独自的美

在它的身后，便是
洒脱的马蹄声驶向天际
草原蛰变时最后一道风景线
也是走出沙漠的光曦

坦率的表情警告人们
自身有毒，莫靠近
磊落的脾性正是草原人

晨露

晨露

晨露